



识骨寻踪

凯西·赖克斯 著

冯延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识骨寻踪

凯西·赖克斯 著

冯延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识骨寻踪 / (美)赖克斯 (Reichs, K.) 著; 冯延群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0

书名原文: Bones to Ashes

ISBN 978-7-5327-6069-5

I. ①识… II. ①赖… ②冯…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8204号

Kathy Reichs

BONES TO ASHES

Copyright © 2007 Kathy Reich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d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in part in any form.

识骨寻踪	Kathy Reichs	出版统筹 赵武平
	凯西·赖克斯 著	责任编辑 陈 姝
Bones to Ashes	冯延群 译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图字: 09-2008-320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186,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069-5/I · 3607

定价: 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这是一片远古的森林；

在森林里，当听到猎人的声音时，他像孢子一样跳起来

但是，它底下的那些生灵在哪里？

那个茅草屋顶的村庄又在哪里，阿卡迪亚人的家园？

——选自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伊万杰琳》

婴儿夭折，大人没了踪迹。大人死亡，婴儿亦难觅踪影。

早年，这些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打击着我。是的，对于现世生命的完结，我的理解是很幼稚的。在学校，修女们谈论天国、炼狱、天渊^①以及地狱。我知道，年长我的人会“走”。我的家人就是用这种方式绕开这一话题。人们“走了”，去和上帝在一起，安详地长眠。于是，我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事实：尘世的生命是短暂的。然而，父亲的去世以及小弟弟的夭折还是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而且，对于伊万杰琳·兰德瑞的消失，没人给出任何解释。

但我还是做了推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住在芝加哥南区一个叫做贝弗利，算不上时尚的社区边缘。该社区是一八七一年那场大火后作为城市精英们的乡村休养地而开发起来的，宽阔的草坪、高大的榆树以及帮派林立、派系多过榆树枝的爱尔兰天主教派是社区的特色。那时的贝弗利是一派败落萧条的景象，后来，新兴的中产阶级纷纷迁往此地，在环区商业中心附近寻找着绿色。

我们家原本就是一所农庄的房子，它比所有邻居们的房子的历史都要悠久。绿色的百叶窗配白色的窗框，有一个全框架门廊，后面有个旧水泵以及一个曾经圈养过马和奶牛的车库。

我对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记忆是美好的。天寒的日子，社区里的孩子们用花园的水龙头在一块空地上造出了溜冰场在上面滑冰。爸爸会为我固定好冰刀，在我摔跟头的时候会帮我弄干净身上的泥雪。夏天，我们在街上踢足球，玩捉人游戏，或是玩红衣童子军游戏。妹妹哈莉和我在罐子盖上钻了孔捉萤火虫。

中西部的冬天没完没了，期间，数不清的布伦南本家叔叔和阿姨便聚集到我家简陋得无法再简陋的客厅里打牌。一套程序也总是不变。晚饭后，妈妈便从客厅的壁橱里拿出几张小桌子，拂去上面的灰尘，放开桌腿。哈莉会铺上白亚麻布，我则把扑克牌、纸巾和花生碗摆放在桌子中央。

随着春天的到来，牌桌换成了前门廊的摇椅，聊天取代了扑克牌游戏和桥牌。对于聊天的内容我还不怎么懂：沃伦委员会^①、东京湾^②、赫鲁晓夫、柯西金^③。我才不管呢。我携带的那些DNA双螺旋线结合在一起足以确保我衣食无忧，就像我卧室里梳妆台上贝弗利乡巴佬储钱罐里铿锵作响的硬币。这个由亲戚、老师以及和我来自同样家庭背景的孩子组成的世界是可以预知的。生活就是圣·玛格丽特学校、幼女童子军、星期天的弥撒以及夏天的露营。

① 地狱的边境，基督教降生前未受洗礼的儿童以及好人灵魂所居之处。

② 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案。

③ 外国人沿用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北部湾的称呼。

④ Kosygin (1904—1980)，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后来凯文死了。我六岁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充满疑惑和不确定性。以我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死亡会带走那些青筋暴突、皮肤半透明的年迈老奶奶，而不是那些脸颊胖嘟嘟、红润润的婴儿。

对于凯文的病情我已没有多少记忆。对葬礼的记忆则更少。在教堂的长凳上，哈莉在我身边焦躁不安。我的黑漆皮鞋上有个污点。它是从哪里来的？搞清楚这一点似乎很重要。我盯着这个小灰点，不去看身边发生的事实。

全家人聚在一起，当然，都沉默无语，面色凝重。妈妈一方的亲戚从北卡罗来纳州赶来。还有众邻居、本区教友、爸爸律师事务所的人以及陌生人。他们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嘴里嘀咕着什么天国和天使之类的话。

整座房子弥漫着砂锅以及锡箔和塑料纸包裹着的烤制糕点的味道。平日里，我喜欢吃去了面包皮的三明治。那样做不是为了吃夹在面包之间的金枪鱼或鸡蛋沙拉，纯粹是出于那种无谓浪费的颓废感觉。但那天我没那么做。此后再也没有那样做过。那些会对你造成改变的事情总是很古怪。

凯文之死改变的不只是我对三明治的看法。它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舞台。妈妈那双平日总是充满慈爱和快乐的眼睛已经光彩不再。眼圈发黑，眼窝深陷。除了忧伤之外，从妈妈的眼神里，我幼小的脑瓜再也解读不出其它什么了。数年后，我看到一位科索沃妇女的照片，她的丈夫和儿子躺在临时拼凑起来的棺材里。我的记忆闪了一下。我是不是认识她呢？不可能。随后，我意识到了。我认出来了，那是我从妈妈凝视的目光中看到过的、同样的挫折和绝望。

但是，改变的不只是妈妈的外表。她和爸爸不再一同分享饭

前的鸡尾酒，也不再逗留在餐桌边谈论咖啡。餐桌收拾完、我和哈莉穿上睡衣后，他们也不再看电视。他们过去喜欢看喜剧片，当露西和贡墨搞怪时，他们会彼此对视。爸爸会握住妈妈的手一起开怀大笑。

当凯文患上白血病时，家里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笑声。

父亲也在逃避。他并不像妈妈最终所做的那样陷入默默的自怜中。迈克尔·托伦斯·布伦南，诉讼律师、艺术鉴赏家，同时也是一位无节制地追求奢华生活的人，径直沉迷于一瓶爱尔兰威士忌中。确切地说，是很多瓶。

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父亲的不存在。就像渐渐形成的病痛，你无法确定它的根源一样，有一天，我意识到父亲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不再那么多了。他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也更频繁了。他回家越来越晚，直到像一个幽灵一样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有些晚上，我听到踏在楼梯上蹒跚的脚步声以及门重重地撞墙声。还有冲马桶的声音。随后便悄然无声。或是从父母的卧室传来了被压低了的声音，带着指责和仇恨的节奏。

直至今日，午夜后的电话还会让我心惊肉跳。也许我有些危言耸听。或许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根据我的经验，深夜的电话从来就不会带来什么好消息。一次是事故，一次是抓捕，一次是打斗。

就在凯文死后第十一个月，有一个打给妈妈的电话。那个年代，电话铃总是诚实地响起。没有《挂件》^①或者《坟场里的苏姬》^②这样的和弦片段。第一次电话铃响起时我就醒了。随后我听到了第

① “Grillz”，美国说唱歌星奈利演唱的一首歌。

② “Sukie in the Graveyard”，苏格兰八人乐队贝尔-塞巴斯蒂安演唱的一首歌。

的不安。一种悲伤结束、生活重新开始后日益强烈的不耐烦。拜访变成了监护，虽然不爽但必须这么做，因为迈克尔·托伦斯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位寡妇及其子女的事应该以合乎情理的方式解决。

爸爸的死也给我自己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变化。我有生以来认识的小孩子都躲着我。当有机会待在一起时，他们也总是盯着自己的双脚看。尴尬？迷惑不解？害怕被传染上？大部分孩子发现还是躲开更容易些。

日间露营妈妈未给我们报名，所以哈莉和我独自度过了那些漫长、蒸笼似的日子。我读故事给她听。我们下棋，演木偶舞剧，或是步行到第九十五大街上的伍尔沃思^①看滑稽剧、喝香草可口可乐。

那几个星期，在妈妈的床头柜上，一个小小的药房渐渐成形。她下楼时我便查看那些上有白色脊顶盖、标签打印整齐的小药瓶。摇一摇，透过棕黄色的塑料向瓶内仔细看。那些小小的胶囊在我心中引起了某种莫名的烦恼。

妈妈在七月中旬做出了决定。也许是外婆李为她做的决定。她告诉爸爸的兄弟姐妹时我听到了。他们拍拍她的手。或许这是最好的答复，他们说，听起来，怎么说？可以放心了？这其中的奥妙一个七岁的孩子又怎能知道呢？

外婆抵达的同一天我们的院子就有了某种征兆。在我五花八门的记忆中，我记得看见她，一位老妇人，从出租车里走下来。她骨瘦如柴，满手是疔，干瘪得像蜥蜴。那年夏天她五十六岁。

没出一个星期，我们被塞进一辆还是凯文病情确诊前爸爸买的

^① Woolworth's，美国著名的五分一角连锁零售店。

二次。第三次没振完。然后便听到了轻柔的声音，一半是尖叫，一半是呻吟，然后便是“哐”的一声话筒砸在木头上的声音。我怕极了，抓起被子捂住眼睛。没人到我床前来。

出了一场事故，妈妈第二天说。爸爸的车被挤下了道路。她从未提起过警方的报告，血液酒精含量达0.27。我是自己偷听到那些细节的。七岁的年纪，偷听是一种本能。

我对爸爸葬礼的记忆甚至比对凯文的还要少。青铜色的棺材上摆了一束鲜花。冗长的悼词。压抑的哭声。妈妈由两位阿姨搀扶着。墓地的青草绿得让人精神错乱。

这次，长途跋涉来的妈妈的亲戚更多了。德赛斯一家。李家。我记不起名字的表兄弟姐妹们。更多的偷听让我弄清了他们的计划。妈妈必须带着孩子搬回家。

爸爸死后那个夏天是伊利诺伊州历史上最热的，一连数周温度都保持在华氏九十度以上。虽然天气预报员说起过密歇根湖的降温作用，但我们距湖区很远，受众多楼房以及混凝土建筑物的阻隔，我们享受不到湖风。在贝弗利，我们开了电扇、打开窗户，仍大汗淋漓。哈莉和我睡在装有纱窗的门廊小床上。

从六月到七月，外婆李打了一场“回归新奥尔良”的电话持久战。布伦南家族的亲戚们络绎不绝地出现在家里，但现在已变成了单人唱独角戏，或是夫妻两人联手演双簧，男人腋下汗珠滚滚而下，女人的棉套裙则松松垮垮地贴在身上。谈话遮遮掩掩，妈妈很紧张，总是一副欲哭的样子。一位阿姨或是叔叔便会拍拍她的手。怎样对你和孩子最有利就怎么做，黛茜。

以某种孩子特有的方式，我感觉到家里的这些电话中有一种新

克莱斯勒纽波特汽车里。外婆开车，妈妈武装押运。哈莉和我坐后排，用彩笔和游戏用具作为边界中线，标示出各自的地盘。

两天后，我们抵达了外婆位于夏洛特的家。给哈莉和我的是楼上房间，墙上贴有绿色条纹墙纸。壁橱里散发出樟脑球和薰衣草的味道。哈莉和我看着妈妈把我们的衣服挂在衣杆上。都是一些派对和上教堂穿的冬衣。

我们要待多久，妈妈？

要看看再说。衣钩发出了轻柔的喀哒声。

我们要在这儿上学吗？

看看再说。

第二天早饭时，外婆问我们想不想在海边度过夏天剩余的日子。哈莉和我的目光越过大米脆饼盯着她，这暴风骤雨般席卷我们生活的变化弄得我们像被炮弹震休克了一般。

你们当然愿意了，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想。你又不是我。当然，她是对的。外婆通常都是对的。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又做出了一项决定，而我无力去改变它。

抵达夏洛特两天后，我们这个小团队又上了那辆克莱斯勒，外婆执掌方向盘。妈妈睡觉，当轮胎嘎吱嘎吱作响表明我们正穿过海堤大道时才醒过来。

妈妈从椅背上抬起头。她没把脸转向我们。她没有微笑，也没有像往常高兴时那样唱“波利斯岛，我们来了”。她只是又睡倒了回去。

外婆拍了拍妈妈的手，这是拷贝布伦南家族所用过的手势。“我

们会好起来的，”她轻轻地说，拖着的长长的调子和女儿完全一样，
“相信我，亲爱的黛茜。我们会好起来的。”

直到遇到伊万杰琳·兰德瑞，我好了起来。

而且一好就是四年。

直到伊万杰琳失踪为止。

我出生在七月。对孩子来说，那既是一个好消息，又是个坏消息。

既然我夏天都是在外婆李家位于波利斯岛上海边的房子里度过的，要庆祝我的生日便少不了有野餐，然后再去默特尔海滩边用木头铺的人行道边的盖伊海豚公园游览。我很喜欢这些公园的游乐活动，尤其是乘坐疯狂老鼠，沿着狭窄的轨道上上下下，精神极度紧张，心怦怦直跳，吃进去的棉花糖都升到了嗓子眼。

杯形蛋糕虽然是好东西，但我从未带着去上过学。

爸爸去世的那个夏天我八岁了。妈妈送给我一个带音乐播放器并能自动跳出一个芭蕾舞女演员的粉红色首饰盒。哈莉用彩笔画了幅全家福，两个大人和两个骨瘦如柴的小孩，手指分开叠放，脸上都没有笑容。外婆的礼物是一本《绿山墙的安妮》。

尽管外婆准备了传统的野餐，有红丝绒蛋糕、炸鸡、水煮虾、土豆沙拉、辣味鸡蛋和饼干，但是那年饭后没有去乘过山车。哈莉的皮肤晒伤了，妈妈得了偏头痛，所以我只好待在海滩上，和玛莉拉、马修一起读安妮的历险记。

起先我并没注意到她。她混杂在一片冲浪和海鸟的噪音中。我

抬头看时，她距我已不足两码远，双掌捂住屁股，干瘦的双臂就像被钉子钉住一般。

我们都没说话，互相打量着对方。尽管她的腰部仍和小孩子的一般粗细，褪了色的游泳衣仍平平地贴在胸部，但从她的身高来看，我猜她大我一两岁。

她先开了口，用大拇指捅了一下我的书。“我去过那儿。”

“我没有，”我说。

“我见过英国女王。”风吹动着她头上一团黝黑的乱发，吹起又放下，就像是顾客在挑选丝带。

“我没有，”我又重复了一遍，马上感觉到这样很蠢，“英国女王住在伦敦的王宫里。”

女孩撩开被风吹挡在眼前的卷发。“我那个时候才三岁。我祖父举着我，所以我能看见。”

她的英语口语很重，既不是中西部平平的、鼻音很重的土音，也不是东南沿海一带夸大、拖长元音的方音。我犹豫了一下，不敢确定。

“她看上去怎么样啊？”

“她戴着手套和淡紫色的帽子。”

“这是哪儿的事？”我满腹狐疑。

“特拉卡迪。”

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颞音“r”听上去陌生地令人兴奋。

“它在哪儿？”

“在阿卡迪亚^①。”

① 原法国殖民地，在北美东南沿海一带，包括现加拿大新斯科特省和新不伦瑞克省。

“从没听说过。”

“这是远古森林。喃喃细语的松树和铁杉。”

我朝她瞟了一眼，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一首诗。”

“我曾经去过芝加哥艺术学院，”我说，觉得有必要以同样高雅的志趣来应对诗歌。“那里有很多有名的画作，就像人们在公园里用连点画法画出来的那样。”

“我和姨父、姨妈住在一起，”女孩说。

“我来看外婆。”我没提哈莉和妈妈。也未提凯文，或是爸爸。

一个飞碟划了一道弧线落在女孩和大海之间的地上。我看着一个男孩捡起飞碟反手一抛，使其飘了起来。

“你不可能真的去过绿色屋顶之家，”我说。

“不，你能去。”

“那不是真的。”

“是真的。”女孩把一根棕色的脚趾戳进沙里。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说，有点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什么更好。

“Bonne fete。^①”

“那是意大利语吗？”

“是法语。”

我在贝弗利就读的学校也教授法语，是一位名叫玛丽·帕特里克的修女，一位亲法分子所钟爱的科目。尽管我所学的法语无非就一点“bonjour”^②之类的话，但我知道这个女孩讲的法语与一二年级

① 法语，生日快乐。

② 法语，你好。

时来到我班上的语言老师完全不一样。

孤独？好奇？还是只要能把我从外婆家的大房子的郁闷气氛中解脱出来，我就愿意听任何东西？谁知道是为什么呢？反正我还想知道更多。

“王子和她在一起吗？”

女孩点了点头。

“这个叫特拉卡迪的地方怎么样？”发出来的音成了特拉可-厄-德。

女孩耸耸肩。“Un beau petit village.^① 一个小城。”

“我是坦普兰丝·布伦南。你可以叫我坦娜。”

“伊万杰琳·兰德瑞。”

“我八岁。”

“我十岁。”

“想看看我的礼物吗？”

“我喜欢你的书。”

我坐回到椅子上。伊万杰琳盘腿坐在我身旁的沙地上。一个小时里，我们聊了安妮以及爱德华王子岛上那个美丽的农场。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在我生日之后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里风雨交加，白日的天空时而是青灰色，时而是病态般的灰绿色。狂风吹打着雨水，形成汹涌咸涩的水流，冲刷着外婆家的窗子。

^① 法语，一个美丽的村子。

倾盆大雨间歇期，我恳求外婆能让我到海边去。外婆拒绝了，担心滚滚海浪碰上沙岸时形成的回浪。我感到很沮丧，从屋里注视着外面，但没有发现伊万杰琳·兰德瑞的影子。

终于，天空露出了片片蓝色，把乌云挤得节节败退。海滨燕麦草以及横穿沙丘的海滨木板人行道下面的阴影清晰起来。鸟儿恢复了歌唱，温度回升，但潮湿却宣布它不会像雨那样离开。

然后是几天阳光灿烂的日子，却仍不见我朋友的影子。

发现她沿着默特尔大道往前走的时候，我正骑着自行车，她头向前倾，吮吸着一根冰棍。穿着一双平底人字拖鞋和一件洗得褪了色的沙滩男孩T恤衫。

当我骑到她身旁时，她停了下来。

“你好，”我说，穿着旅游鞋的脚从自行车踏板上放下，撑在水泥地上。

“你好，”她说。

“这几天一直没看到你。”

“我得工作。”她在运动短裤上擦了擦黏糊糊的红手指。

“你有工作？”我大吃一惊，一个小孩子竟然被允许干大人们才做的事。

“我姨父在默勒尔湾^①外打鱼。有时我要到船上帮忙。”

“真了不起。”我眼前出现了盖里甘、金杰和船长^②的影子。

“噗。”她双唇吹了口气，“我刮内脏。”

我们开始往前走，我推着自行车。

①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海滨城市。

② 均为美国情景喜剧《盖里甘的岛》中的人物。